

诗人屈原
及其作品研究

林 庚 著

诗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

林

庚 著

308
10.11

內 容 提 要

本書是作者根據十餘年來講授“楚辭”的心得所寫成的十九篇專論及一些注說。這些文章多半都在國內的刊物上發表過。現在彙集成書，主要是供愛好屈原的讀者們參考。本書第一篇“民族詩人屈原傳”是一篇對屈原其人及其作品的總介紹，其餘各篇則分別地研究屈原的生平，並從具體作品中分析說明屈原的中心思想。

詩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

(增訂本)

林 庚 著

*

古 典 文 學 出 版 社 出 版

(上海康平路152弄18號)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捌陸號

大新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

*

書 號 92

開本 787×1092 耗 1/32 印張 5 3/16 插頁 1 字數 195,000

(原上海文藝聯合版印 2,000 冊)

一九五七年五月新一版

一九五七年五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數 1-30,000 定價(7) 0.48 元



屈原行吟圖

統一書號：10080·92

定價：四角八分

目 次

民族詩人屈原傳·····	1
附 四註說(說“左徒”,說“既疏”,說“漢北”,說“諫入秦”。)	
附 生平一覽表	
屈原生卒年考·····	18
史記屈原列傳論辨·····	30
史記屈原列傳簡註·····	44
詩人屈原的出現·····	48
屈原的人格美与騷“民”字解·····	54
彭咸是誰·····	63
楚圖說·····	71
附 楚國疆域圖	
招魂地理辨·····	76
招魂解·····	86
“騷”中筆入的文字·····	95
楚辭里“兮”字的性質·····	101
从楚辭的斷句說到涉江·····	106
九歌不源於二南·····	120
說橘頌·····	124
附 說“九章”	
說國殤·····	130

CAA96/07

1

礼魂解	135
湘君湘夫人	138
天問註解的困难及其整理的線索	143
后記	160
再記	161

民族詩人屈原傳

屈原生于公元前三三五年(楚威王五年)夏曆正月初七日,照楚國的風俗,正月初七日叫做“人日”,他家里的人因此給他取个名叫“平”,又取了个字叫“原”。“平”的意思是說像“天”一样的公正無私,“原”的意思是說像“地”一样均調万物,这样就暗合了“天”“地”“人”三才的美德。屈原生于“人日”,这名字就鼓励他应当是頂天立地的做一个“人”的,我們后人都随着他的字叫他屈原,是为了尊敬这偉大詩人的意思,他的姓名其实是屈平。

楚國貴族有屈景昭三大姓,屈原正是屈姓族里的人。他因为是貴族出身,所以有机会在宮庭里供职;正如拜倫、普式庚原都是貴族出身,却具有強烈的平民思想,屈原在宮庭里就成为一個出色而为人所嫉妬的人物。他一生为他的思想奋斗着、煎熬着、歌唱着,这就是屈原所以如此偉大的緣故。

在战國那个时期,思想界的复雜澎湃到了極点,要追問那根源,就由于貴族封建制度的行將腐爛。当时有思想的知識分子莫不以反对貴族政治为主要的任务,有的因为不屑与貴族为伍,甚至情願到田里去与農民一样的种田过日子,这些思想家就是所謂先秦諸子。老子說:“民之饑以其上貪稅之多!”又說:“天之道損有余而补不足,人之道則不然,損不足以奉有余!”孟子則大声喊着:“民为貴,社稷次之,君为輕!”而法家就

更具体的主張：“使封君（即貴族）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祿。”這些都以同一反抗的感情燃燒起不同的火焰。而這些火焰又都奔向着同一方向，它們要燒燬那腐爛的貴族政治。

在這樣一個感情的基礎上，人民是如何的需要歌唱啊！於是偉大的屈原出現了。他燃燒在這個歌唱里，他的一生幾乎就是一個詩篇。而他的每一個字句都永遠生活在人們的血脈里。他熱愛祖國，歌頌光明，他憎惡妥協，仇視黑暗。他說：“亦余心之所善兮，雖九死其猶未悔！”他的精神是浪漫的，而這浪漫是反抗的，積極的，這就是貴族封建社會的死敵。他終於如此被煎熬着，陷害着，勇敢地死在他敵人的前面。但是他這熱情不屈的高貴品質，卻永遠成為中國人民最普遍的驕傲。

屈原的偉大，非特由於他歌唱出這一個反抗的時代，寫下了這民族的高貴傳統，而且正由於他自己乃是一個民族的熱愛者。他有深沉的鄉土的愛，祖國的愛，他到了被迫流亡，也還不肯離開祖國。在那流行着“楚材晉用”的戰國時期，正是難能可貴的品質。而這品質在他最早的一篇作品“橘頌”里就已表現得非常明白。他這一生就燃燒在這時代的反抗里，燃燒在祖國的熱愛里。他統一了這個，表現了這個，尽情地歌唱出人民心上真正的語言。沒有一個人民是不愛他的祖國的，這就是屈原所以成為最偉大的民族詩人的緣故。

“橘頌”是屈原少年時代最早的一篇作品。這就是後來“離騷”的源泉，如果“離騷”像長江大河的雄偉奔放，“橘頌”就正像山泉般的清新純淨。此外他更早還寫過什麼沒有，我們已不得而知了。但是他的文才那時在宮庭里卻已經顯露，因此便博得楚懷王的賞識。他的官職雖然不大（那時任左徒），註一

而怀王的許多文件都經過他的手筆，許多机密他都能参与，因此使得这位英俊的少年招來了不少的嫉妬。他被一个上官大夫叫做靳尚的当做死敌；这靳尚正是楚國貴族政治集团中的人物，他走的是怀王少子子蘭的門路。屈原与他們之間的矛盾，正是反映了那时代中進步的民主意識与腐朽的貴族势力之爭，屈原在他的离騷等作品中所一再歌唱的主要的就是这个，当然國家內部的政治斗爭免不了要發展为对外政治路綫的斗爭，特別是在那战國紛紜之际，当时的情势，秦國最強，六國都随时有被侵略的危險，其中只有楚齐較強，而楚國又最大，但是也不足以单独对抗秦國。因此楚國的政治路綫就分为兩派：一派是投降路綫，以为秦國既然如此強大，不如就索兴取媚于秦，秦楚修好，其他國家自然只好俯首帖耳，而楚國也就可以从中分一杯羹。主張这一派的就是以子蘭为首的短視的貴族政治集团。这腐爛的階級，他們生活淫靡，只想弄些財帛到手，享乐一时，于是甘心向秦國屈服。另一派是反侵略路綫，也就是以楚國与齐國为首，联合魏趙韓燕，結成一个“从約”的和平陣营，以抗拒秦國。主張这一派的主要是一些策士，如陈軫昭睢等，屈原虽然官职不太大，却是这一派里最坚决的分子，又因为他能得到怀王的賞識，所以常在怀王的思想上起了影响作用。因此后人多相信当他作左徒的时期，大約正是楚怀王任六國从約長的那几年，那时屈原不过二十歲左右。

可是就在他二十三歲的那年（楚怀王十六年），他終於被貴族政治集团所讒謗，怀王开始不再信任他；在这尖銳的斗爭下，使得他不得不暂时离开宮庭出走。他那少年气盛与滿腔的热情变成了悲痛与憤怒，他开始寫下了那歷史上最著名的

一篇長詩“離騷”，這“離騷”是如此的偉大，後人甚至於稱之為“離騷經”，以表示尊敬的意思。

“離騷”之所以偉大，首先由於其中所說的是——個基於愛國主義精神的強烈的鬥爭，屈原不但要與貴族政治集團的腐朽勢力鬥爭，而且要與自己思想里脆弱的一面鬥爭；他設為女嬃對他的勸告，這勸告是娓娓動聽的，勸他既然大家都不能理解自己，何苦這樣一意孤行？既然世人都在看風使舵，何苦來自討苦吃？又設為靈氛的占卜，勸他不如遠走高飛，九州之大，那里不需要人才，何必非困在楚國不可？女嬃的勸告是一般的人情，靈氛的占卜是當時的誘惑，屈原要把自己思想感情考驗得更堅定，就得通過與這些人情誘惑的鬥爭，而離騷通篇就都在這樣鬥爭之中；結果屈原偉大的思想感情是勝利了，屈原的思想變得更堅定，感情變得更深厚，最後屈原既不為世俗所容乃漫遊於天神之間，然而當朝日東昇的時候，屈原又看見了楚的舊鄉，連屈原的馬都不肯走了，於是出現了那最有名最形像的詩句：“仆夫悲余馬懷兮蜷局顧而不行！”這裡的感情乃是無法比擬的。

“離騷”，這充滿了豐富鬥爭的主題，這主題中輝煌的愛國主義精神，強烈的正義感與真理的追求，感動了無數的人們；這主題上所具有的豐富的想像與藝術的形象，無論“陳辭”、“求女”、“漫遊”、“求卜”，無論女嬃、宓妃、靈氛、仆夫，無一不活生生的出現在詩篇之中。這就是浪漫主義與現實主義緊密的結合。先秦時代在文化上整個就是一個浪漫主義與現實主義精神的結合：一方面是個性的熱情的解放，一方面是与封建貴族的現實鬥爭，而這些就統一為屈原這樣一個典型的民族

詩人，集中為“離騷”這樣一個典型的詩歌的表現。

“離騷”非特在思想感情上呼喚出整個時代的精神，而且在語言形式上也正是時代生活的脈搏。當時“詩經”已結束了約二百年，詩歌暫時似乎停頓了發展。直到屈原之前，詩壇是靜悄悄的冷落荒涼。若再與當時鑼鼓喧天如火如荼的散文對照起來，詩歌簡直是無人過問。這二百年間人們把心思絞盡在解決現實的問題上。這是一個理智的思維的時代，而不是一個感情的歌唱的時代。然而當一切思想都誘導向同一的感情的時候，當一切苦悶的忍耐與煎熬都要求着呼喊出來的時候，人們是必須歌唱的。詩歌是中國民族最光榮的傳統，沒有一個民族在那樣古的時候就有了像中國“詩經”那樣值得成為經典的人民的幾百篇的歌唱。這民族素來就以詩歌驕傲着自己。可是“詩經”的時代無疑的已經結束，現在面對着的是新興的都市的生活，都市的語言，與朝夕變幻的政治行情。“詩經”所代表的來自農村的從容樸素的作風，已必須由一種偏激紛繁緊張尖銳的表現所代替。這正是先秦諸子散文的形態，也就必然成為這散文時代的詩歌的形態。屈原於是開始以他激昂變化的作風滿足了這一個時代的期待，興奮了這一個時代的耳目，他的一字，一句，一個呼吸，都深入了時代的脈搏，激動了人民的血液，這就是“離騷”，它帶給這時代以無比的驚異。

從“詩經”到“楚辭”，不但思想感情生活上有了划然的變化，就是語言文字上，也因一個空前散文高潮的出現與發展，而達到了一個全新的階段；“詩經”是相當於從“尚書”到“左傳”這一個階段的散文的。“左傳”雖已到了先秦諸子的時期，

但是由于史書的傳統，在文字上還保有較多早期的特色，或者也可以說還更近于當時的“文言”；而先秦諸子則開始用了當時一般的語言，如“論語”就正是當時的語錄體了。這另一個文學語言的階段，一直支配着我們今天所謂的“文言”差不多有二千多年，而奠定這“文言”的就是先秦諸子的散文。這一個散文高潮全新的發展，使得新的文學語言完全代替了從“尚書”到“左傳”這一個階段的文學語言。屈原是民族的，同時也是時代的，他要歌唱這一個時代，就非得用這一個時代的文學語言不可。他首先把詩歌的節奏放長了，這就是“橘頌”把兩句“詩經”的字句合為一句的寫法。然而這還不過是一種改良，還不能盡情從散文里吸取語言新的生命，於是另一種更澈底的方式出現了，那就是“離騷”所採用的方式。這是屈原的天才與時代緊密的結合，“離騷”的長篇大論，激昂奔放的基調，都是當時散文優秀的特色。“離騷”因此又在“詩經”之後創造了新的詩歌節奏，這影響一直支配到後來的五七言，成為中國詩歌上民族形式的主流。

在“離騷”一篇里，屈原尖銳的攻擊着當時貴族政治的投機取巧，苟且偷安，高亢的歌唱着不屈不撓的反抗精神。他責備楚懷王禁不起貴族集團的包圍與誘惑，終於放棄了“舉賢授能”的政治理想，放棄了對於自己的信任以及政治上對於自己的一切諾言，他說：“昔君與我成言兮後悔遁而有他，余既不难夫離別兮傷靈修之數化！”史記說他：“疾王聽之不聰也，讒諂之蔽明也，邪曲之害公也，方正之不容也；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。”他一再提到他所理想的人物彭咸，這彭咸被後人誤解為屈原投水自殺的先驅是不正確的。彭咸正是一個堅定有遠見，

不阿附权貴的楚國先代偉人。屈原的渴望光明，疾惡如仇，關心政治，熱愛祖國，在这里表現成無盡的言說，交織成偉大的篇章；這一個人民的呼聲立刻就為人民所熱愛，無數的人在模倣他這一篇作品，使得後人對於辨別屈原作品的真偽發生了許多困難。即今“離騷”里還有一小段是從那些模倣的作品里竄進來的呢。

可是儘管屈原寫出了這樣偉大的詩篇，屈原還不得不離開了宮庭出走，所謂：“固切人之不媚兮眾果以我為患！”這個“眾”並不是民眾，而是指宮庭里的那一班人。大家把他看成了眼中釘，于是他只好離開了郢都向北流浪。關於這一次的流浪，“史記”說他：“既絀”，又說：“既疏不復在位。”他自己在“離騷”里也說：“何离心之可同兮吾將遠逝以自疏！”都說明這一個流浪只是被迫的棄官出走，與後來被放于江南完全失去了自由的情形是不同的。註二

從郢都一直向北走，是一條直通的大道，中間經過宜城便直達襄陽樊城，即古來所謂樊鄢之地。這是一個貨殖與軍事的重鎮，屈原既然滿腹牢騷鬱悶無聊，自然便順着這條大道走去。當他經過宜城的時候，大約有一個短期的勾留。宜城在春秋戰國就是所謂鄢郢，楚昭王的時候曾經建都在那里，現在宜城的古蹟還有楚王城，楚王宮，昭王墓，伍子胥廟等。所以當時鄢郢一帶正有無數楚國往日的宮殿廟堂可資留連憑弔，屈原既是楚的宗人，以愛祖國的心情，瞻仰着先人的遺跡，當然有無限的感慨；他思想上的苦悶，感情上的矛盾，滲入到遼遠的往日去。在這些宮殿廟堂里，畫着天地山川的神靈，以及古代傳說上的人物故事，屈原徘徊在下面，把人間的不平，要向

歷史發出一連串從來沒有過的疑問，于是另一篇空前絕后的作品出現了，那便是“天問”。

“天問”一共提出一百多個問題，從開天闢地的傳說直到春秋五霸的故事，宛如一部用問話體寫成的史詩，但是由於我們後人對於楚國古代所流行的傳說已不甚清楚，這一部傑作一直成為詩壇的怪謎。然而我們至少已可以知道這是一部有頭有尾的完整的詩篇，而不是零星拼湊的斷簡；屈原燃燒着的热情，想從漫長的歷史上認識問題的苦心，是依然強烈的感動着我們的。

“離騷”與“天問”如同是爆發出來的兩部巨作，篇幅之長，感情的熱烈，在中國詩歌史上是無與倫匹的。他這時還是少年，正像拜倫、歌德、雨果、普式庚一樣，都在這相同的少年時代便以驚人不朽的傑作震動了一世的文壇。

從宜城再往北走，不遠就到了漢北，這是屈原的行止頗費躊躇的時候了，如果他再往前走就可能離開楚國的鄉土。在當時，政治家們在本國不如意便到別國去做客卿，乃是極平常的事。從漢北再走過去便可以到韓國魏國齊國去，這都是楚國過去主要的盟國，屈原很無妨到那里去住一時；可是從感情上屈原却極不願意如此，這一個思想在“離騷”里已反復的表示得很明白。他是不肯棄國出走的，他的愛鄉土愛祖國的热情，使得他痛苦徘徊，反而恨不得馬上趕回郢都去。他說：“望孟夏之短夜兮何晦明之若歲，惟郢路之遼遠兮魂一夕而九逝！”這流浪的愛國詩人於是寫出“抽思”那樣一篇纏綿動人的詩來。在這一篇里，詩人的感情慷慨低徊不絕如縷，他的憤怒的心已暫時被鄉土的愛揉搓成溫柔的哀怨，這就是屈原，一個赤

裸裸的天真的灵魂。註三

就在屈原躊躇于这漢水北岸的时期，楚國內部却發生了非常大的变化。原來屈原一离开郢都，貴族政治集团拔去了这个眼中釘，就更肆無忌憚起來，他們受了秦國張儀的賄賂就想把楚國从反侵略陣营里出賣，当时秦國出了一筆大价錢給楚怀王，答应送給楚國商于(今河南浙川以西)的土地六百里。由于子蘭靳尚之流从中主張，怀王終於接受了这个，而交換条件就是楚國必須先与齐國立即断絕邦交。楚國为了这六百里果然与齐絕交；可是等到怀王派人到秦國領地的时候張仪却推病不見，等了許多日子，張仪出來回答使者說，他只答应过六里，並沒有六百里的話。使者回報怀王，怀王大怒，就起兵來攻秦國，这是怀王十六年的事。十七年春天秦兵大敗楚軍于丹陽，斬首八万，俘虜了楚的大將屈匄又取了漢中郡去。楚王再兴全國的兵力來增援，又大敗于藍田，割了兩個城求和。这时齐國既已絕交，不肯援助楚國，魏韓又向楚國樊城一帶進窺，怀王坐立不安，才又想起屈原來，要他到齐國去重修旧好。屈原本已在半路上，得了这个任务便到了齐國，果然重建起反侵略陣营的联合战綫。这边屈原还没有來得及回來，秦國的使者已經到了楚國，自願割漢中地請和，怀王这时痛恨張仪，宁願不要漢中地，非要張仪來抵罪不可，張仪因此到了楚國，又厚賂靳尚，設詭計向怀王的寵姬鄭袖活动，怀王終於又釋放了張仪。等到屈原回來問怀王为什么不殺張仪，怀王才后悔，派人去追赶，張仪已經走了，这是怀王十八年的事，屈原那时正二十五歲。

貴族政治集团無恥的勾当失敗了，暂时似乎偃旗息鼓，可

是貴族政治集团的势力并没有消滅。屈原使齐回國之后也并没有比以前变得更重要，他作了三閭大夫，这也是一个閑职，大約与上官大夫差不多，不过是宮庭里的近臣罢了。

十七年楚國折兵損將，陣亡的將近十万人，楚國的風俗本信鬼神，現在既然取得光荣的和平，便不免要超度一番，也是借以慶祝昇平。所以次年(怀王十九年)春天便在楚國的風景区叫做“夢”的地方，举行了一个盛大的典礼。这一个追悼大典由怀王親自参加，而筹划主持其事的便是屈原。屈原热爱祖國，当然也热爱为祖國而英勇战死的武士們，他以深厚的感情記下了这一段事情，中間包括一篇富丽宏大的歌辞，那便是有名的“招魂”之作，这也是歷史上稀有的篇章。屈原以他丰富的天才，要使得每一个詩篇都成为独特的創作，“楚辞”的歌唱因此照澈了詩壇的每一个角落。

“招魂”的篇末有一段乱辞，是記述“招魂”这个典礼的始末的。这个乱辞非特寫得动人，而且采用了由“离騷”那种近于散文的詩句中洗鍊出來的一种更为明快新鮮的節奏，这就是之后他所寫的“九歌”体；也就是往后荆軻的“易水歌”，項羽的“垓下歌”，刘邦的“大風歌”，李陵的“別歌”等繼續所用的体裁。这体裁之后又去掉了它所独有的“兮”字就形成了七言詩，直到近代还成为民間主要的詩歌形式。

屈原寫完了“招魂”的乱辞，他对于英勇陣亡的战士們还觉得情有未已，于是就用了这新的体裁又寫了一篇“國殤”，这就是被称为“九歌”之中的一篇。因为这篇到底与“九歌”其他祀神的乐章不同，所以一向被人列在“九歌”的最末后，其实它反而正是“九歌”的首章。

“國殤”的末句說：“魂魄毅兮為鬼雄。”這就是屈原從寫“招魂”發展為寫“山鬼”的線索。“山鬼”的故事乃是楚國流行的巫山神女的傳說。“離騷”里早提到：“哀高丘之無女。”她是介乎人與神之間的一個女子，與“九歌”其餘七篇都是自然界化身的神靈完全不同，所以只好稱之為鬼。這一篇非特不像其餘七篇的莊嚴華貴，而且在形式上“九歌”里也只有這一篇與“國殤”最相近，然而它因此就正好成為由寫人轉為寫神的橋樑，於是有了七篇祀神的富麗堂皇的樂章。這七篇是“湘君湘夫人”（祀湘水神的），“云中君”（祀雲神的），“東君”（祀日神的），“河伯”（祀黃河神的），“少司命”（祀主生的神的），“大司命”（祀主死的神的），“東皇太一”（祀太一天神的）。這些原都是楚國風俗里有的，不過黃河湘水既相去如此之遠，未必是一地的習俗。然而屈原借着這些不同的神話祀禮，却寫成了千古絕美的詩章；中國歷來缺少神話，這裡有豐富的神話；中國古代缺少戲劇的流傳，這裡有戲劇的表現。在這裡屈原的藝術成就幾達于爐火純青的階段。在中國詩歌史上，除“離騷”而外，沒有能比“九歌”的影響更大的了。在這裡他表現了中國這民族詩歌傳統上的優美品質，明朗，不盡，深入、淺出，這是“楚辭”與“詩經”傳統的統一匯合，幾千年來便成為這民族詩歌的道路。

在黑暗的宮庭里，在行將腐爛的貴族政治的制度下，屈原是不會長此平安無事的，他不久終於又因獲罪而被流放了，這次他是毫無自由的被放逐到江南鄂渚的附近去。鄂渚在洞庭湖以東長江邊上，即今鄂城的地方。那時他大約三十一歲（楚懷王二十四年），楚國就又背齊合秦，貴族政治集團重新把楚